



徐小斌《海百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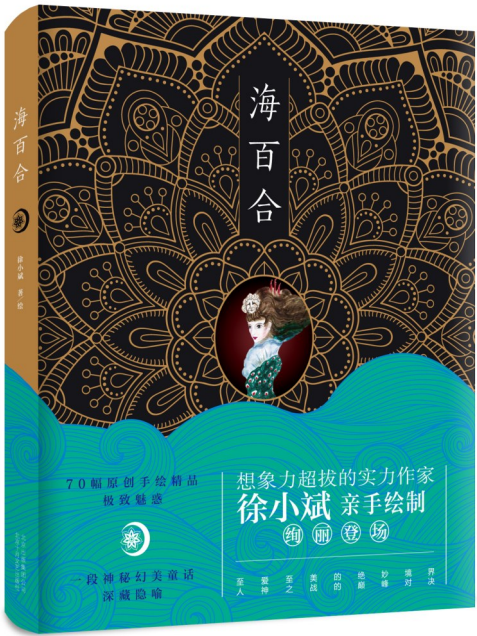
在童话的海底守望人性的本真

□何家欢 孟繁华

徐小斌写小说、写剧本、画画、剪纸样样精通。画画、剪纸如果仅仅是“票友”也就罢了，她完全可以达到出版的水准，前些年她出版了她的刻纸集，最近，她又出版了自己的首部绘本新作《海百合》。绘本的核心情节来自于她在2010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炼狱之花》，新作《海百合》则化繁为简并作出了重大改编，将内容以纯粹的童话形式呈现出来。在此基础上，作者又精心添置了自己亲笔绘制的70幅插画作品，力图为读者带来一次精神与感官的奇幻之旅。

童话中，海百合是一位来自海洋的美丽公主，为了实现人类和海洋的和解而踏上了同人类的和亲之路。海百合的身份和经历不难让人联想到另一篇我们比较熟悉的童话故事——安徒生的《海的女儿》。海百合和安徒生童话中的小人鱼一样，都是来到人类世界寻求爱情的海公主。但是相较于小人鱼为爱情倾尽全力的动人付出，海百合的寻爱过程更像是一次富于隐喻意味的英雄之旅。在民间童话中，英雄是肩负着重要使命的勇敢者，他们只身涉险，经历重重磨难方可完成任务，获得荣誉、权位和幸福。而海百合正是这样一个承担着非凡使命的青年女英雄，她凭借着一枚装着足以迷倒所有人的迷药的戒指（这是爱人留给她的惟一信物），一本记载着人间规则的羊皮书，还有一张人类的面具在人类世界自由地行走，而找到戒指的主人，通过和亲来拯救海洋，是她所肩负的使命和重任。

海百合不再是安徒生笔下那个初次品尝到爱情甜蜜便甘愿为之倾其所有的懵懂少女。她是纯洁、善良的象征，代表着来自大自然的未经文明洗礼的最为纯粹的生命样态。而在海百合的寻爱之旅背后，所隐喻的是对现代文明中失落的人性本真的寻回。故事开篇写道：“一个绝望的青年把一枚戒指扔向了大海，他说他是拒绝现实中的异性，向大海求婚。”人类向大海祈求爱情



源自古希腊的神话故事。在古希腊神话中，海洋是爱神阿弗洛狄忒的出生地，因此，海洋也被视为女性的化身、爱情的栖息地。所以，将海洋与女性及爱情联系在一起是有着深远的神话原型基因的。对现实爱情的失望迫使青年转而去向大海求婚，而当人类的精神世界在现代文明中无法找寻到理想的栖身之所时，也会转向文明以外的他处寻求心灵的栖居之地。而大海作为孕育生命的母体，永远承载着人类最初的灵魂与最真实的本心。于是在这里，“求婚”行为便可以理解为人类面对现代文明的异化寻求自我心灵和解的象征。作为童话，《海百合》并没有像《炼狱之花》一样为我们呈现太多人类社会的现实处境，

而是以某种隐喻的方式揭开了人类生存空间的一角。戒指、羊皮书、面具，是海百合借以在人间生存和行走的三件物品，同时也是现代人遭遇精神异化的集中体现。戒指中暗藏着世界上最厉害的迷药，在迷药的作用下，纯粹的情感可以变成任人操纵的情欲，它喻指了人类情感的虚幻性；羊皮书记载着人世间的各种规则，其本质是人类世界烦琐的秩序和规矩，它在磨灭人性本真的同时，也束缚了人类的灵魂，令其失去了对自由的憧憬；而面具则意味着伪装，它象征着主体对自我内心所拒斥的外部世界的妥协与逃避。这一切都喻指着人类组建的现代社会其实是一个充斥着虚幻、束缚和伪装的世界。

这样的表达在徐小斌其他的小说作品中也并不鲜见，对现实的拒斥和逃离是她创作中较为常见的主题。正如徐小斌自己所言，“我们常常被一种看不见的外力左右着，因循着一种既定的轨迹圈子，内心自由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被扼杀……在适者生存的前提下，任何物种都需要学会保护自己，或曰：学会伪装和欺骗。”在她看来，这就是现代人类社会，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难逃被异化和被役使的命运。与遭遇异化的人类社会截然相反，海洋则象征着未经世俗浸染的纯洁的净土。海百合正是从这片净土中走出的一位纯洁的使者，她的任务就是要在场对抗异化的战争中坚守住人性最初的本真。然而，在几次往返于海底和人间的过程中，海百合却渐渐发现自己脸上的面具已经越来越难摘下，直到最后，面具完全长在她的脸上，再也摘不下来了，这似乎也喻示着，在现实的异化下，人类最初的纯真也将会被浸染和覆盖，人性的本真在现实世界的异化中正逐渐走向失守与沦丧。

在徐小斌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现代化进程中，人类被异化的现实，人性本真的失落与灵魂的缺失。但是，在徐小斌的内心深处，她

所深切渴望的是每个遭受现实社会挤压和扭曲的生命都能够摘掉那张虚伪的面具，敢于向彼此露出自己的真实面孔，复归人性最初的本真。所以在这篇童话故事的最后，徐小斌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如同伊甸园一般美好的乌托邦世界：海百合和她的心上人终于结成了夫妇，他们放弃了尊贵王族身份，成为了一对普通的夫妻。他们专门收留那些被世界抛弃的人。而海百合的面具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在这个王国里，所有人都裸脸视人，没有面具。进入这个王国的人会永远与自然和谐相处，永远享受公平、青春、自由、友谊和爱，永远不会老去——这是多么迷人的景象，仿佛喻示着人类最后终于实现了自我内心的和解。然而，童话的结局虽然是美好的，但是王储身份的丢弃似乎也意味着，这一切的美好并不会为现实所容纳，若要守住本真，惟一的方式便是放逐自我，超离现实秩序，将所有的美好都建筑于理想的彼岸世界。只有在这片理想之地，人类才能得以诗意的栖居，才能真正寻得自我内心的和解。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故事演绎的过程中，女性人物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除了背负着拯救使命的正面形象海百合，还有充当反面力量的白鼯栗和曼陀罗。她们的名字则无一例外，都是具有致幻性的迷人花朵，这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徐小斌对女性的感觉，美丽、神秘，但是却具有毒性。她们貌似温柔而魅惑，不具任何的攻击性，实则却能让人于无影无形。童话中的曼陀罗和白鼯栗是两个颇具意味的人物，曼陀罗自幼便被亲生母亲抛弃，在养母白鼯栗的打骂下长大，母爱的缺失就像是一个永恒的缺口绵绵不绝地滋生着欲望，而泛滥的欲望最终又将主体推向了毁灭。曼陀罗所代表的实际上是人性中最本能、也是最脆弱的部分，那就是对爱的渴望。而白鼯栗则是一个巫师式的角色，在民间童话中经常会有

这类女巫形象出现，她们通常是人性恶的化身。童话的魅力在于它所演绎的善与恶的对立，往往并不是现实生活中善恶之间的斗争，而是人类自我内心中善恶的挣扎与纠结。所以在童话里，巫师的结局通常都是死亡，因为只有巫师的死亡才意味着人类自我内心的正面力量得到了肯定。无论是纯真的海百合、妖媚的曼陀罗，还是邪恶的白鼯栗，她们都是真实地存在于人性中的部分，而善良战胜邪恶、纯真抚平欲望也正是人类对人性的永恒期待。

徐小斌的创作常常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她一直在执著地叙写着女性生命中的体验与遭遇，因此，她的作品也常常被解读为有关现代女性和女性生存的寓言。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徐小斌的作品并不仅仅是关于女性，而是“关乎于整个现代社会与现代生存”（戴锦华语），我对此深表认同。徐小斌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人性的期待绝不仅仅是针对女性生存现状而言的，而是对当下整个社会人性现状的思考。对于至真至纯的人性，徐小斌一直抱有美好的期待，但是她也清楚地认识到，当纯真的人性遭遇现实的残酷，其结果必然是现实对纯真的浸染，所以她只能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坚守本真的生命一个个包裹起来，以此让他们远离现实社会的侵蚀，这在徐小斌之前的一些现实题材的小说作品中一直有所体现。但是这种远离绝非对现实的逃避，而是一种拒斥和对抗，正如孙郁在评价徐小斌创作时所说的：“在那些文本里，完全没有逃逸，乃是一种精神的面对，甚或一种搏击。”如果现实没有为本真留下一席之地，那么不如重新为其建造一个理想的城邦。徐小斌就像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以其超凡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艺术直觉为自己，也为世人构建着一个又一个心灵的“别处”，而《海百合》可以说是徐小斌对其人性理想的又一次寓言式的表达。

■短评

让诗意弹拨孩子的心弦

□侯俊圃

朱晋杰在创作上不仅勤奋，而且多产。他从1958年发表作品至2017年8月去世，近半个世纪的业余创作生涯中，写作和发表了3000多首儿歌、童诗，先后出版了《大海动物园》《绘图童话儿歌150首》《幼教儿歌300首》《孩子的天地》《大海里的童话》《大海里的寓言》等近40本儿歌、儿童诗集。其中《小扁担》《小牧笛》《巧姐姐》《堆雪人》等作品被编入教材，影响了几代人。他的儿歌题材广泛、构思精巧、感情丰富、形象鲜明、音韵流畅、童趣盎然、语言生动活泼。许多儿歌就是一幅色彩鲜明的水彩画，反映了孩子们的快乐生活。他的儿歌不仅承载“诗教”的优良传统，且对早期阅读的孩子更有启迪心灵、陶冶情操、开拓视野之功效；他的儿歌在艺术创作上很有特色，是独具风格的时代歌手。

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情为何物？情，就是诗人触景而感悟，发自内心的喜怒哀乐的的情感。诗人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了闪光的东西，通过艺术手段凝聚成一种意境，诗有了意境，才有艺术感染力。朱晋杰的儿歌，不乏这样的佳作。比如《风雨天》：“小花伞，手中擎，风里雨里路难行。盲人叔叔来上班，我和哥哥把路领。哥哥说：‘慢点走，叔叔走路看不清。’叔叔说：‘看得清，我有引路小星星。’”这首儿歌描写了很普通的一件事，就是兄妹两人学雷锋做好事，给盲人叔叔领路。前四句写实，关键在最后两句，着重刻画了盲人叔叔的心理状态，两个孩子像星星一样是“我”的眼睛。诗人抒发了对孩子行为赞美的思想情感，诗中的意象，把小读者引到诗人设置的那一种艺术境界里去，颂扬了美好事物，给人以美的感受。再如，《冬爷爷的请帖》：“冬爷爷，在发请帖，一撒就是一片，一落就是一叠。嗟！不见了小桥，不见了大街，却请来了——一个白雪公主，居住的童话世界。”这首儿歌用孩子的视角看自然景物，用拟人的手法、孩子的语言，把冬天活化成老爷爷，雪花比作请帖。发请帖给谁？当然是给大地。诗人用一个“嗟”字，写出孩子惊奇地发现，冬爷爷营造了一个童话世界。这首儿歌有景有情，用自然、明朗的语言，把孩子的生活、思想情感写得惬意、浪漫。翻阅朱晋杰的儿歌集，类似的儿歌还有很多，比如，《我们的天地》中的《海风》《浪花》《礁石》；《幼教儿歌300首》中的《海浪》《浪花娃娃》《小雪花》等，都是颇具匠心的上乘儿歌。

想象是诗歌的翅膀，诗歌插上翅膀才会飞；反之，诗歌创作离开想象就索然无味，尤其是儿歌更是如此。朱晋杰在儿歌创作中，运用想象塑造了大量的儿童典型形象，这些形象不一定就是孩子本身，好多时候是物件（包括动植物），诗人以拟人的手法，通过丰富的想象，让这些物件有思想、有感情，并使他们思想感情和精神世界得到充分的、多方面的揭示。比如，《小伙伴》：“我有一个小伙伴，天天陪在我身边，对着青石磨磨嘴，干啥总爱跑在前。春到河边割猪草，冬进山里把柴砍，夏收麦子秋收谷，金山银山堆不完……我给伙伴取个名，爷爷笑着连声赞，只因富民好政策，我才叫它‘丰收镰’。”这首儿歌，不仅赞美了“镰”（实际是人）的勤劳，而且赞颂了党的富民政策。在写法上，诗人首先设置一个悬念“小伙伴”，然后逐次写出它的特点，最后点题。诗人运用拟人的手法，把镰刀赋予人的一切特点，这样符合儿童情趣，也使诗人所塑造的形象生动活泼、自然可爱。又如，《浪花》：“一群顽皮的娃娃，‘哗——’的一声，散开，玩耍。礁石上跳呀，海滩上跑呀，瞧那高兴劲，忽儿一转身，扑向大海的妈妈……”这是一首非常有生活情趣的儿歌，同样用拟人的艺术手法，赋予没有生命的“浪花”以孩子的思想感情和语言行动能力，它是那样天真活泼和顽皮，撒娇似的扑向大海妈妈，读来异常可爱。可以说，朱晋杰的儿歌都有丰富的想象。他的想象力总在飞翔着，使他的儿歌比现实生活更集中、更具有典型意义，也更具有审美价值。

郭小川说：“音乐性是诗的形式的主要特征”，“诗应当是叮当作响的流水”。其实，音乐性是诗歌先天的素质，音乐性的流淌，是通过诗歌的节奏、结构和押韵来实现的。儿歌是写给儿童看的，更应具有可读可唱的特质。我们不妨看看朱晋杰的儿歌《露珠珠》：“露珠珠，滚滚圆。落在哪？荷叶盘。挂在哪？草叶尖。还有一串真好玩，打湿我的小小辫。太阳公公咪咪笑，悄悄领它飞上天。”这首儿歌节奏明快，韵律整齐，语言浅显、自然、口语化，符合低幼儿童阅读的习惯。《追星孩子像阵风》：“忽悠悠，忽悠悠，追星孩子像阵风。一阵风，追歌星，带上耳机随身听。一阵风，追影星，抄起扫帚练武功。一阵风，追球星，睡觉也做绿茵梦。风不停，梦不醒，上课变成瞌睡虫。”这是一首讽刺儿歌，在结构上是“三三七”的句式，节奏铿锵，韵律同样是整齐的，读起来琅琅上口。正如诗人在《小学校园快乐儿歌》前言中所说：儿歌让孩子感受来自母语和音律的魅力，“如入耳，植人心”，万籁千声在稚嫩的心田种下一颗爱阅读的种子。应该说，这些儿歌都达到了这种效果。纵观朱晋杰的儿歌，结构多数是七字句式，也有四字句、五字句；四五交叉或先三后五、先三后七。甚至还有两字句的儿歌，如《夏天来了》。不管怎么变化，都很整齐。不仅节奏、韵律和谐，而且形体结构对称，比例协调，具有形体美和语言建筑美。诗人特别注意声调的搭配和词语的对偶，押韵合辙，可读可唱，具有很强的音乐性。许多儿歌谱上曲子就可唱。

此外，朱晋杰创作了大量童话儿歌，如《配图童话儿歌150首》《大海的童话》《大海的寓言》《大海动物园》等。所谓童话儿歌，就是让飞禽走兽、水族爬虫具有人的行为和思想情感。支撑童话儿歌的重要手段仍然是拟人化的艺术手法。对此，诗人运用得非常娴熟。无须饶舌，读者只要读读这几本童话儿歌集，就一目了然了。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诗人在创作这些童话儿歌时使用一种漫画式手法。所谓漫画式的手法，就是抓住飞禽、水族的主要特点，几笔勾出轮廓，然后画龙点睛。如《海蜇》：“像把大伞，水上漂流。忽儿一张，忽儿一收。走不走像，游不像游。身子肥肥胖胖，没长一根骨头。”这首儿歌是典型的海蜇漫画，前面是粗线条的形态描写，后面一句“没有一根骨头”，起到画龙点睛之效；其他如《大对虾》主要抓住“尾巴的功能”，《小蛤蜊》抓住“身上只带两片瓦”的特点，《小鸟贼》的特点是“喷出一口墨”等等。漫画手法最大的好处是：幽默、风趣、简单明了，又节省笔墨。这就为儿歌创作开辟了新的领域和新的创作手法。

朱晋杰当过小学、中学教师，一生和孩子打交道。孩子们的生活习惯、喜怒哀乐，他无不了如指掌，而且融入血液中，这是儿歌创作的丰富源泉。当然，诗人也很感激生活，他说：“既当老师，又写儿歌。永远感谢孩子们，赐予我一个甜蜜的事业。”是的，诗人把他服务的对象——孩子们看作是上帝。正是诗人的反哺，才能坚持业余创作50年，实现了他在《大话儿歌》序言里说的“让诗意的灵动弹拨孩子们的心弦，让诗意的芬芳弥漫幸福的童年”。

■动态

中少总社入股人民天舟 开发新西兰童书品牌

近年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以下简称“中少总社”）与人民天舟（北京）出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民天舟”）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深度提升出版质量、拓展图书出版范围。

近日，中少总社携手人民天舟控股新西兰著名童书品牌“米莉茉莉”。品牌收购后，内容将由中少总社和新西兰米莉茉莉儿童出版集团共同开发；人民天舟负责后期运营以及海外市场拓展。

据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介绍，中央宣传部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于近

日正式批准中少总社参股人民天舟。人民出版社、中少总社和人民天舟将共同努力，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他们正在实施的新西兰畅销世界儿童图书“米莉茉莉”品牌收购计划就是一个开端项目，对出版业“走出去”也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在“虽然我们看起来不一样，但我们心心相印”口号的倡导下，在当下种族和文化呈现多元化的世界背景下，“米莉茉莉”意在推动孩子们对于多样性的接纳。据悉，中少总社于2011年引进“米莉茉莉”版权，先后出版“开心的米莉茉莉”中文版、双语版以及数学游戏等多个品种。

中少总社暑期主推原创图书

近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以下简称“中少总社”）在第28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展示了包括主题出版、畅销营销作品的书目中，一个重要的板块内容是主题出版。近年来，中少总社出版发行了包括《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马克思》《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伟大也要有人懂：小目标 大目标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还有《少年中国说：我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讲故事》

（少年版）《寻找中国未来地图上的你》等主题出版图书。2018年正值农家书屋创办10周年，为纪念农家书屋走过的这10年，中少总社精心打磨了主题出版图书《我们读书吧》，它既是献给广大少年儿童的暑假礼物，也是中少总社对这项惠民工程致以的崇高敬意。

“九神鹿绘本馆”《小老鼠又上灯台喽》是中少总社此次书博会推出的原创绘本作品之一。目前，中少总社在原创绘本方面已经形成两大品牌，分别是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汇聚神话传说、成语典故、农耕文化等中国特有元素的“九神鹿绘本馆”；以及关注中国好故事以及原创好图画，由中外作家、画家联袂创作，讲述

关于爱、梦想与成长故事的“中少阳光图书馆”。此外，在原创儿童文学领域汇聚了老中青三代国内儿童文学作家，也出版了多部现实题材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品。

近年来，中少总社注重少年儿童的阅读教育服务，在图书产品上关注对接教育需求。在书博会期间重点推出的“百千大阅读”系列读本，以及《中国传统文化通识读本》系列，内容囊括文学、民俗、科技、外交、生活、艺术、求学、立志、修身等多个方面，并配套开发了教案、课件、师资培训方案、活动方案等，让师生通过学习展开一段全景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之旅，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人文智慧。由语文名家精心编写的《我爱读古诗——中华古诗文经读本》系列图书，配套多套语言艺术家为孩子们倾情诵读，通过美丽的声音传播中华文化，激发孩子学习热情。（童文）

